

走出德育困境:兼顾德性与德行,注重德育社会环境

谢慧玲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当代德育在社会长期转型过程中出现被边缘化、泛政治化、缺乏社会基础等一系列的困境引人深思。德育应该是兼顾育德性和育德行相协调一致的社会化活动。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社会环境为基础和支撑,将道德教育的任务不自觉的转移到专门的德育主体身上,由学校单方面担任德育主体角色,从而忽视非专门德育主体应负有的德育责任是不应该的。

关键词:德育;困境;德性;德行;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5-0068-03

1 当代德育困境的主要表现

1.1 德育被边缘化

当代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崩溃导致德育被边缘化。我国社会形态从1840年大转型开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一直持续至今,仍未成形。在这种社会转型的长期不稳定状态下,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相互冲突,旧有的社会结构总是在与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交互更替的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社会合理性。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决定的多元价值观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丧失了统一的道德基础,个人在道德标准判断上是混乱的,“个体化自我中心的道德确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离性道德,造成实质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1]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转型。道德信仰出现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模糊了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形成普遍性道德弱化,然而这种弱化并没有使人们提高警惕和反思,反而使道德教育被置于边缘化状态,直接冲击着德育的合理性。此外,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务实和世俗化倾向更加瓦解了人的道德精神,使德育被边缘化。如今德育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道德信仰是人信仰的最高层次,康德认为道德信仰是人保持做人尊严或使人成为人的基本要求或条件,它对人的道德境界具有提升功能,为人的道德实践提供动力。

1.2 德育泛政治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多样化,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交流平台的日臻成熟促使学生个体价值观取向也更加多元化。我国学校泛政治化德育模式使学生在道德知识的强制接收和自由选择之间形成相互对立局面,当代德育“政治人”的根本目标与现代人的个性化、主体化追求之间的深刻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多元信息的获得而变得逐渐尖锐和突出,这势必会引起学生对学校泛政治化德育的漠视和反感,久而久之,学生、家长、社会对德育的困惑、质疑、误解甚至否定使德育陷入尴尬的困境。有人描述了我国现代德育屈服于政治压力的历程,先是泛政治化——德育等于政治教育,再是过度理想化——德育等于理想教育,然后是观念的绝对化——德育等于集体主义教育,最后是德育功能的萎缩——德育等于得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至少现在我国高校德育是通过考察“两课”考试得分来衡量学生德性是否合格的^[2]。

1.3 德育缺乏社会文化基础

德育被边缘化和学校泛政治化德育模式从根源上直接导致德育的发展缺乏社会文化基础,使得德育在学校教育系统陷入困窘下,难以依靠社会环境作为支撑,失去了社会基础。从历史主义倾向的角度来看,道德与社会生活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麦金太尔反复强调,道德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存在于持续着的传统之中,这

种“持续着的传统”应该延伸到了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和底蕴,并且将一直随着历史延伸下去。只要通过社会环境的不断教化,加上自身的不断修养,人的本性是可以发展成为良好德性的。当代社会群体由于历史的变迁拒绝了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道德传统,德育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文明的脱节造成学校德育思想和德育内容僵化贫乏,与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相剥离,使得德育犹如“釜底抽薪”。人们漠视了道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道德教育是以社会环境为支撑,并坚定地认为道德教育优劣应该归咎于学校,没有认识到个体的发展应该是德性教化与德行养成的协调一致并且是基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人全面发展。

2 对当代德育困境的反思

2.1 关于德育究竟“育什么”的问题

我们谈德育,都是紧抓德育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等,似乎忽略了从人性本质出发的问题,那就是学校德育到底应该“育人的什么”或者“育怎样的德”。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我国传统文化对“德”的理解与界定主要是围绕“仁、义、礼、智、信、孝、忠”等儒家传统伦理体系展开。“仁”是指人的本原情怀,“义”是彼此的感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坦诚,“礼”是整个社会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一系列规范体系,“忠、信”是顺利通行于社会的重要品德,“孝”在直接对象上体现为父母长辈。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对人的主体规约是从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思想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层面出发的,它既有内在情感规约,又有外在行为规范,归纳起来就是内涵了德性修养与德行实践的道德统一体。

对儒家传统德育内容探讨可知,道德教育应该是情感与理性的对立统一实践,即人的德是包括内化于德性和外化于德行。从哲学角度讲,“德性”是形而上之德,“德行”是形而下之德,育德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德行,教学生以道德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教化学生的德性,因此,德育中的“德”指代的不应该是某些固定的知识、原理、世界观或某种具体的理论观点。道德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找到有效的载体,就对象而言,德性应该包括群体德性和个体德性。群体德性是作为人这一本质属性的全人类所共有的,是德性的共性,在共性的德性之中又包含了依据各个社会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衍生出的形式各异的个性的群体德性,它可以是团体性的或区域性的。至于个体的德性,是个人与外部生活世界相互作用,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内化的反省与体悟所形成的。同样,德行也是群体德行和个体德行的综合,它是在道德意识支配下由行为主体自觉选择而发生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或群体的德性与德行,良好的道德教育都需要二者共同发展和维持。

2.2 育德性与育德行二者兼顾的必要性

学校对德育过程的界定,即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

过程,其中“知”指道德知识,是人们对一定社会道德关系及其理论、规范的理解和看法,包括人们通过认识所形成的各种道德观,道德认识是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对“知”的解读可以看出学校德育过程中的“知”属于“德性”范畴,德育过程首先是传授学生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使个体先具有和保持行为上的固定性与导向型,然后再进行“德行”的教化和实践。从逻辑上看,道德意识决定道德行为,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意识本身存在不合理性或处于受支配地位,那由意识所导致的行为就要被质疑。当代学校德育以分数和升学率为航标,这样的“知”显然偏离了学生作为自然人的属性,脱离了以激扬生命为目标建构的现代性道德教化。再者,将道德实践的培养即德行的培养和形成置于学校德育过程的最后一环,何以解释“做然后知不足”?好德性引导会使学生形成端正的品行,但德性的养成路径一旦偏离道德培养的正常轨道,育德行就会脱离实实在在的人。

由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个体对“德”的获得是先德性还是先德行?学校德育是先育德性还是先育德行?从人类起源以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历程来看,是先有德行后形成相应的德性。原始社会,个体从反复实践到形成习惯,个体习惯逐渐扩散、揉合为群体习惯,最后演化为习俗和规范指导群体行为;随着时间推移,群体行为又反过来规训和约束个体,群体内化为个体,引导和制约个体行为规范。整个过程可演绎为“德行产生——德性形成——(新的)德行产生——(新的)德性形成——……”的一个相互发展、交互作用和制约的螺旋式向上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道德的界定与评判脱离不了社会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讨论“德性”与“德行”何者优先并不是为了一定要弄清楚德性与德行何者更重要,而是为了说明德育应该是育德性与育德行同时存在和进行,而非简单认为教会学生道德知识(这些知识还不能笼统的就等价于德性),学生就应该会成为具有良好德行的人,学生有了道德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行为和达到社会期望的道德效果。育德性与育德行二者缺一不可,“德性”的教化需要外显的“德行”去强化,“德行”的养成则需要内化的“德性”去引导。学校德育目的应该是致力于个体生命道德的完善,为把学生培养成“性行兼备”之人而兼顾了培养个体德性与德行的道德共同体的一种实践活动。

3 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适宜社会环境为支撑

3.1 社会稳健发展应立足于促进个体生命和谐发展

我国德育是社会本位,个体生命的发展附庸于社会发展,即以充分利用人的发展这一手段促进和实现社会发展这一目的,只有社会充分发展好,人的发展一定会随之完善。目前我国经济实力的确飞速提升,而个体生命所呈现出的德性与德行却在加速滑坡,扶老人被讹诈事

件、幼童命丧垃圾箱事件、个人报复社会事件、严重医患关系、一年发生数十起的校车安全事故……哪一桩事件不是与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沦丧休戚相关？所以，人的发展理应服务于甚至滞后于社会发展实则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本末倒置，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需要结合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特性，提升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道德素质，以促进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力和谐发展为本，才是促进社会稳健发展的关键。

3.2 走出德育困境需要以适宜的社会环境为支撑

德育环境作为环境的一种，包含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仅是一种非决定性因素，对个体品德形成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本文中的“社会环境”根据德育对象实践的空间范围来分，主要指的是社会大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和大众传媒环境，以及内置于这些环境中的人所构成的人际环境，包括家庭成员、社区邻里、和同辈群体等。这个环境通过建立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具体落实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形态包括社会各种学说、思潮、多元价值观及社会导向、社会心理等^{[3]91}。社会环境存在形式多样性和复杂性，又具有一定可控性，充分利用社会环境的可变性，促使其朝着适应个体生命健康和谐的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通过自觉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改善现实环境，创造出适宜个体成长的有利社会环境，如生存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网络环境、人际环境等，都会对生命个体产生直接影响。

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德育政治化倾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过于以政治为导向的德育泛政治化则不可取。在坚持国家德育方针不动摇，学校制度化地满足政治阶级要求的情况下，针对学校德育的困境与现阶段社会各界对德育的诉求，我们需要做的是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近些年来，一些德育理念的提出如生活化德育、生态德育、体验式德育、“三生教育”德育模式、人本德育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和改善现实德育环境，创造出适宜个体生命成长的有利环境，以缓解当前学校德育

困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些德是可教的，但有些依靠自我体验、自我领会与升华的德却是不可教的，它需要个体对道德进行自我吸收、自我思考和内化。寻求一种能够平衡体制要求与现实需求的学校德育模式是促使德育走出困境必然途径。

3.3 非专门德育主体承担德育任务的不可替代性

一直以来，学校被看作是培养人道德品质的场所，人们要求学校教育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所有问题负责，企图用它去解决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学校德育的责任被社会无限扩大的同时却又被漠视和反感，道德的沦丧是学校德育的问题，社会道德缺失，学校就有责任进行德育。然而，学校、家庭、社会是教育学生的共同责任主体，尤其是作为非专门德育主体的后两者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忽视，三方德育主体的任何一个方面失控，都会导致整体德育失调。

优化德育环境，创造个体道德发展的适宜社会环境并不是一句空话，至少从形式上看，适宜的社会环境的性质及变化决定着学校主导性德育目标和内容，并影响着学校德育的方法和实效，它对于个体生命高尚德性的培养和优良德行的养成，以及个体对社会的感知，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变化，情感的熏陶，行为取向等必然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环境漫长蜕变的过程中，学校教育要尽量克服社会各种环境的不利因素，起到引领改变的作用，而且在学校的这种引领角色中，教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坚守这份责任，因此更需要加强教师德性与德行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 金生鉉. 德性与教化[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2] 卢有志.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信仰危机与道德教育的目标追求[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 [3] 陈正良. 冲突与整合: 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责任校对 朱正余)